

新时代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王坤 贺清云 朱翔¹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关键节点, 对推动城乡融合、助力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浙江省为例, 以县级单位为基本研究单元, 选取 279 个不同类型的特色小镇, 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 探讨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的空间关系机理和现实特征。结果显示: ①新时代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要素转换融合、设施沟通融合、产业重组融合、政策衔接融合、文化交互融合 5 个方面的空间关系机理, 且两者之间存在“由点及面”的空间联通路径。②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属于集聚型, 且集聚密度具有层级性; 同时, 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还呈现出北部县级单元多南部县级单元少的格局。③浙江省城乡融合较高水平区主要集中于杭州市市辖区及其周边, 低水平区主要在南部县域呈条带状分布。④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空间相互联系, 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综合型、历史文化型和农旅融合型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在空间分布上有较高吻合度。

【关键词】: 特色小镇 城乡融合 空间关系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战略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2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8-0072-09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而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表现尤为突出。为此, 党的十九大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以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1]。特色小镇是具有明确产业定位、丰富文化内涵、鲜明地域特征以及一定社区功能的综合性空间单元^[2], 其既能够吸引城市先进生产要素流入, 也能吸纳乡村地域特色资源聚集, 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影响双向传递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3-4]。作为城乡双向交流的关键节点, 特色小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 城乡融合发展反过来也会带动特色小镇加快建设, 这种相互作用会在空间上表现出来, 并对城乡关系优化产生深刻影响^[5]。因此, 研究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 既是对城乡地域系统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也有助于深化对城乡空间关系的认识, 对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色小镇的概念和模式实质上是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6-7], 西方发达国家小城镇发育较为成熟, 对特色小镇的研究也相对起步较早, 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特色小镇的形成因素^[8-9]、规划设计^[10-11]、运营模式^[12-13]、评价保护^[14-15]等方面。2014 年底, 浙江省率先在国内提出了特色小镇的概念和形式^[2]。随后, 住建部、发改委等部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掀起了特色小镇培育建设的浪潮, 国内学者对其相关内容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特色小镇的内涵与类型^[16-17]、策略和路径^[18-20]、规划和建设^[21-22]以及空间分布^[23-24]等方面。随着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战略的提出, 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紧密关系, 认为特色小镇是城乡联系的节点, 具有疏解城市压力、带动乡村振兴的功能^[3, 16, 25]。但目前关于特色小镇与

作者简介: 王坤 (1995—), 男, 河南驻马店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规划。E-mail: 779224337@qq.com
贺清云 (1955—), 女, 湖南湘潭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E-mail: 763540137@qq.com

城乡融合关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两者的空间关系及其理论机制的认识尚不明晰，更缺乏相应的定量化实证探索。

浙江省是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的源起地，其在长期的探索和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批类型多样、形式新颖的特色小镇，具有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浙江省在美丽乡村建设和探索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了其在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中的典型性。但是，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空间关系，又存在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目前尚不明晰。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主要聚焦两个方面：①厘清新时代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空间关系机理和空间联通路径；②揭示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空间关系的现实特征，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和依赖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解析了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构建了机理框架和联通体系。其次，以浙江省为例，在明晰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地理联系率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究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空间关系的现实特征。最后，提出推动两者协同共进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浙江省城乡高质量融合和城乡共同富裕提供决策支撑，也为其他地区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理论解析

1.1 空间关系机理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城乡地域系统等理论基础出发，从要素转换融合、产业重组融合、设施沟通融合、政策衔接融合、文化交互融合等5个方面机理入手，本文构建了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机理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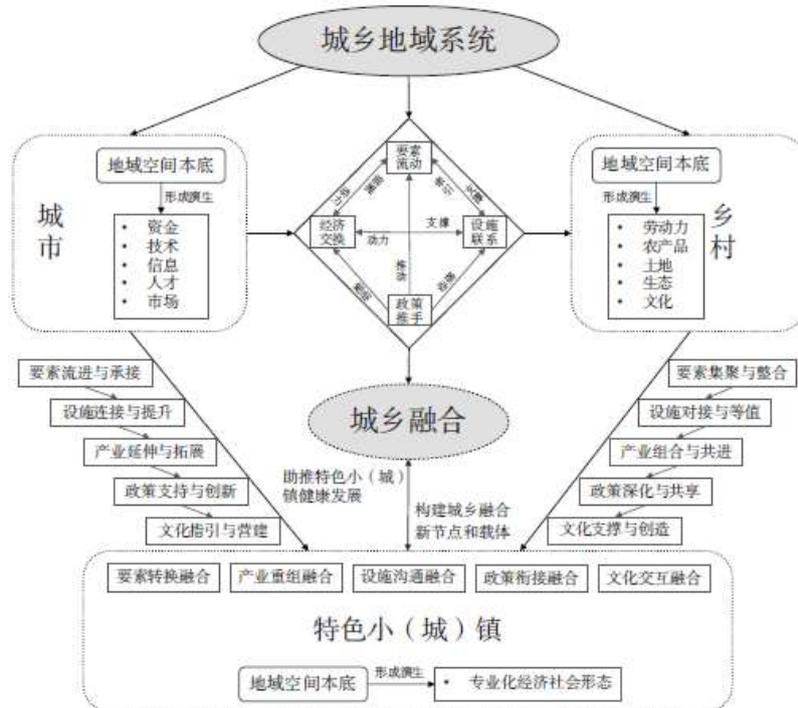


图1 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机理框架

①要素转换融合是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相互联系的根本纽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在资源禀赋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这是城乡要素流动交换的基础，而特色小镇在此过程中整合乡村地区特色要素，承接城市地区稀缺要素，并在其专业化地域空间内实现转换融合。②产业重组融合是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相互联系的核心内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城乡关系的本质是基于产业分工而形成的互惠互利关系^[34]，特色小镇通过特色产业的培育打造，接纳城市产业扩散，吸引乡村产业聚集组合，形成城乡产业重组之势，进而带动城乡三次产业融合和产业结构优化。③设施沟通融合是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相互联系的基本支撑。基础设施是城乡沟通和要素流动所依赖的物质保障，城乡设施体系整合重构、优化升级是城乡融合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特色小镇的发展也需强化设施体系建设。④政策衔接融合是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相互联系的重要推手。特色小镇发展会受到一定特殊政策的支持，并蕴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的可能性，城乡融合发展也会强化要素市场配置、人口转移落户、土地权能与利用等重点政策制度改革的传导，进而推动形成城乡平等、科学有效、衔接顺畅的体制机制。⑤文化交互融合是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相互联系的感知脉络。新时期城乡文化交流需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缓解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特色小镇的营建既吸收了城市中现代化文化理念，也吸纳了传统的乡土文化，进而塑造并丰富其文化底蕴和特色，在此过程中自觉地将城乡文化进行整合，成为城乡文化相互感知的基本脉络。

1.2 空间联通路程分析

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之间空间互联的重点在于：通过特色空间的营造以及空间整合、空间传导机制的建立，进而推进城乡空间的重构（图 2）。一方面，特色小镇通过自组织机制，吸引人口和产业聚集，带动消费和服务发展，吸引投资的增加，强化生态的建设，最终形成特色化、专业化、社区化的“三生”融合空间。另一方面，在点轴开发模式的指导下，有意识地培育新的小镇增长点和城乡流动轴线，通过空间传导和空间整合机制，即新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三区三线管控、空间战略引领、城镇体系布局等空间传导，以及乡村振兴体系下的村镇空间重构、空心村整治、农用地流转、生态协同优化等空间整合，将城乡空间连接起来。最后，在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和自上而下的传导整合机制相结合的作用下，推动城乡空间点轴开发，进而构建城乡网络空间结构，最终实现城乡空间的重构与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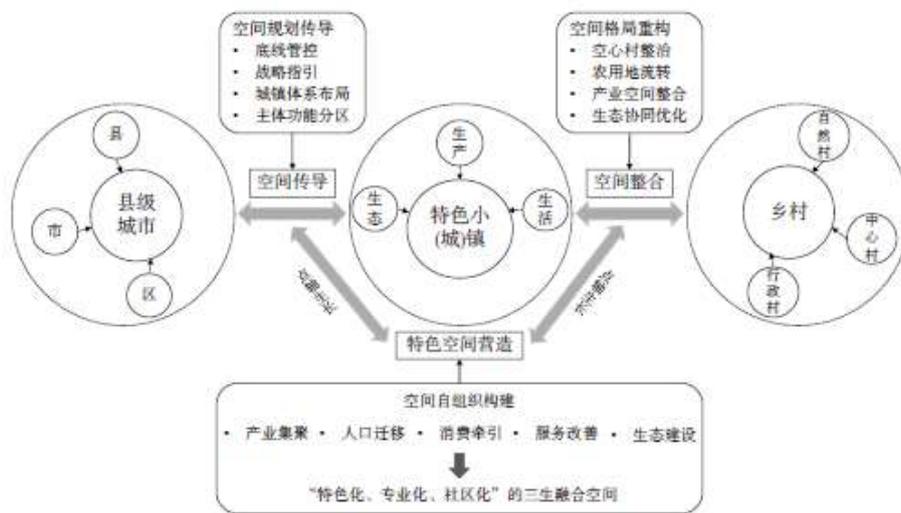


图 2 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联通路程

总体上说，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之间存在着“由点及面”的空间联通路程，通过“点”的营建，推动“线”的生长，进而扩散到“面”的发展，即城乡地域系统的整体融合。

2 研究区、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浙江省 90 个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其中包括 37 个市辖区、20 个县级市和 33 个县（图 3）。需要指出的是，杭州市行政区划于 2021 年 3 月经过调整，但由于统计数据的更新时效问题，为保持统计口径的统一，本文以浙江省 2021 年统计年鉴中的区划为准，保留原有杭州市行政区划单位。与此同时，选取浙江省两批国家级特色小镇（22 个）、5 批省级命名特色小镇（60 个）、7 批省级创建特色小镇（104 个）以及四批省级旅游风情小镇（99 个），去除其中重复的特色小镇 6 个，最终确定的特色小镇样本总量为 279 个。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旅游小镇对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四个批次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纳入研究样本中，以丰富样本容量、增强样本有效性。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19）3333 号）绘制，底图无修改，图 4~图 7 同。

图 3 浙江省县域行政区划及特色小镇样本分布图

2.2 研究方法

特色小镇在地理空间上常表现为一种点状要素，而城乡融合发展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一种面状形态。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等针对点数据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特色小镇的分布类型和集聚指向；然后，为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面状要素相适应（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主要利用均方差决策法和加权求和法），本文统计了各县域单元特色小镇的分布数量，将其转换为以县域为单元的面状要素；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研究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与局部空间关系。

2.2.1 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方法

2.2.1.1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 (R) 通常可以用来反映点状要素或事物在一定空间内相互距离的邻近程度^[26]，借此可以判别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类型。当 $R=1$ 时，表示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为随机型； $R<1$ 时，趋于集聚分布； $R>1$ 时，趋于均匀分布； $R=0$ 时，则代表完全集中分布。

2.2.1.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主要是采用核函数对一定空间内的点进行分析,可以用来描述特色小镇分布的结构特征,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示一定空间内特色小镇的点越密集,也即一定空间内出现的点的数量越多^[27]。

2.2.2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估方法

2.2.2.1 均方差决策法

均方差决策是基于信息熵原理进行赋权的一种客观性方法,该方法要先计算出各项指标的离差系数即均方差,然后计算均方差在系统中的比重即指标权重,受篇幅所限,其计算公式详见文献^[28-29]。本文首先运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城乡融合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而后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来确定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最后通过综合加权求和法计算各研究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通过 ArcGIS 进行可视化分析。

2.2.3 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研究方法

2.2.3.1 地理联系率

地理联系率可以反映区域内某项地理活动与另一地理活动或要素之间的联系情况,可以用来表示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的总空间联系水平,其计算公式详见文献^[30]。

2.2.3.2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Moran's I)在刻画两个地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其可以用来描述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和相关性,计算公式详见文献^[31]。

2.3 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特色小镇名单来源于住建部网站(www.mohurd.gov.cn)、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www.zj.gov.cn)、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www.ct.zj.gov.cn),在此基础上借助 GoogleEarth 对 279 个特色小镇样本点进行定位和坐标拾取(坐标拾取点以小镇客厅或相应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21 浙江统计年鉴》和相关县(区、市)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基础地理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ngcc/)。以上数据通过 ArcGIS 进行处理分析和制图。

3 浙江省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

3.1 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特征

3.1.1 总体特征分析

从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类型上看,计算得到的最近邻指数 R 值约为 0.72,说明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在总体上属于集聚型。从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的集聚指向上看(图 4),其集聚密度具有层级性,围绕杭州城区形成了一个高密度集聚区,在嘉兴、宁波、温州等地形成了三个次级集聚区,而在台绍金衢地区则形成了一条集聚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区域往往有着较

高的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的信息技术条件，为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构建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区域中有些具有丰富的生态、文化、农业等资源，为旅游、历史文化等类型的特色小镇发展提供了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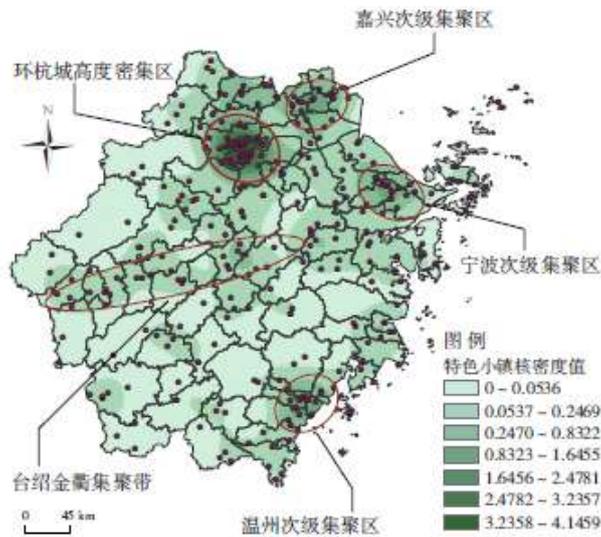


图 4 浙江省特色小镇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3.1.2 分类特征分析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2, 4]，本文将浙江省特色小镇划分为 9 种类型，即综合型、制造业依托型、信息科技型、金融商贸型、旅游主导型、历史文化型、时尚创意型、生态健康型和农旅融合型。在此基础上，分别对 9 种类型特色小镇进行核密度分析，并生成核密度分布图（图 5）。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综合型、信息科技型和金融商贸型小镇的分布具有相似性，主要集中在杭绍甬地区；制造业依托型集中分布于嘉甬台温和温金衢产业带；旅游主导型的分布总体上相对分散，但也存在天目山—千里冈山、四明山—天台山和雁荡山—洞宫山等主要的集聚区；历史文化型在杭绍金和衢丽地区形成了两个主要集聚区；时尚创意型主要集中于杭嘉绍和温州；生态健康型和农旅融合型的分布则较为分散。

3.1.3 县级单元分布差异分析

从各县级单元特色小镇数量分布上来看（图略），浙江省特色小镇的数量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总体上表现为北部县级单元分布多、南部县级单元分布少的空间格局，余杭区、桐庐县、诸暨市等小镇数量较多，其中余杭区小镇分布数量达到 8 个；下城区、临海市、金东区等小镇数量较少，其中金东区特色小镇的数量为 0。浙江省特色小镇的这种空间分异特征与各县域单元的产业特色、资源禀赋、经济实力、生态环境以及政策影响的空间差异有关。

3.2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

3.2.1 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融合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其目的是要实现这些要素在城乡空间内平等有序流动和协调统一发展^[29]。本文参考前人研究^[32-33]，从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 4 个维度选取了 20 项指标，并将各项量化指标分为综合类、对比类、追赶类 3 种类型，其中综合类可以反映城乡总体发展水平，对比类可以反映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或成效，追赶类可以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或乡村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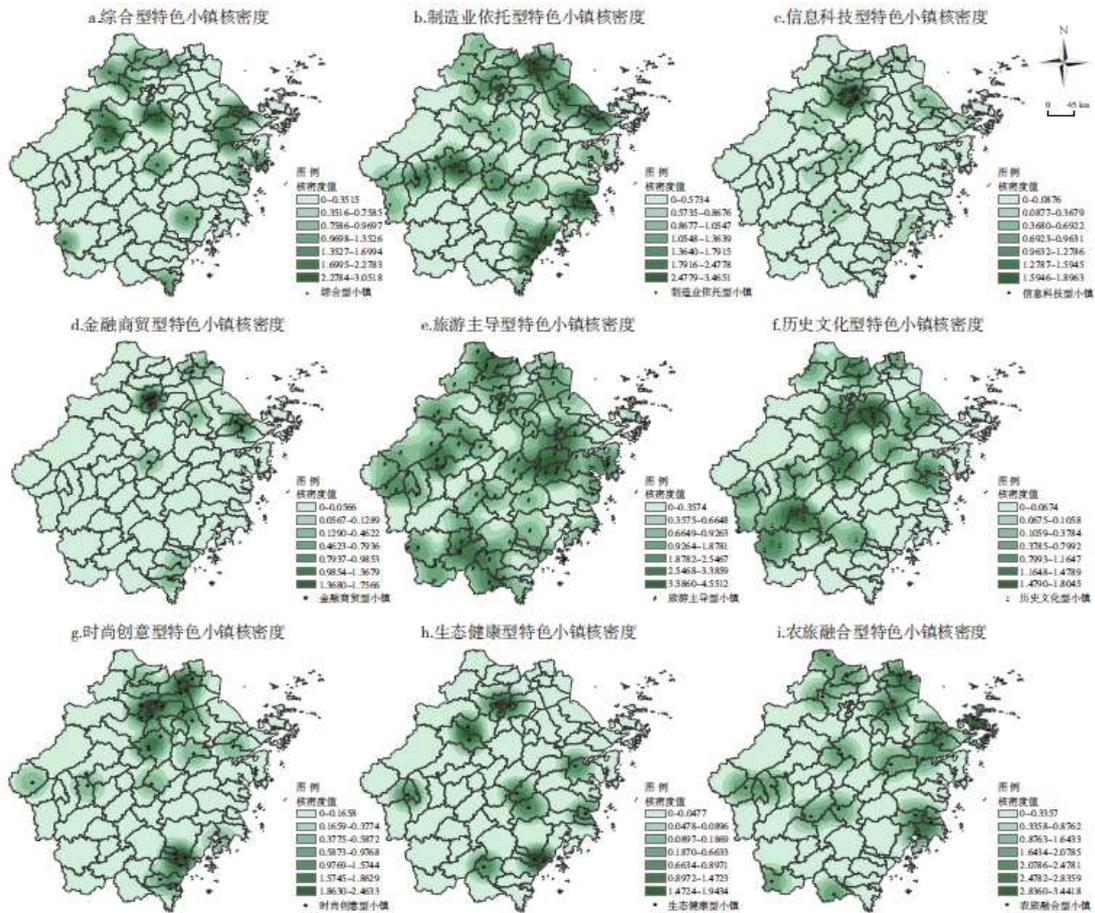


图5 浙江省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3.2.2 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根据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浙江省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测算，按照自然断裂点方法将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分为5级，即较低水平（0.2093-0.2793）、中低水平（0.2794-0.3488）、中等水平（0.3489-0.4025）、中高水平（0.4026-0.4664）和较高水平（0.4665-0.6038）。由图6可知，较高水平区主要集中于上城区、下城区、余杭区、西湖区等杭州市市辖区，该区域城镇化率高，乡村地域占比低，且城乡一体化程度高，表现出较高的城乡融合水平。在较高水平区周围，形成了环形分布的中高水平区，包括萧山区、富阳区、吴兴区、南湖区、柯桥区等，这些区域受大杭州都市圈的辐射影响，加上其乡村地区生态文化旅游等资源丰富，驱动城乡要素广泛流动，城乡分工协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水平和中低水平融合区零散分布于省域的东北部、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低水平区主要分布于中南部的临海市、仙居县、缙云县、武义县、青田县等地，呈条带状分布态势，这些区域一方面受主要都市圈和大城市的辐射影响弱；另一方面受地形地貌的制约作用明显，交通通达性较低，最终共同导致城乡融合水平表现较低。

4 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特征

4.1 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空间联系性

从地理联系率上看，浙江省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之间的地理联系率数值达 99.87，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

影响。从全局空间自相关上看，浙江省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之间的双变量 Moran's I 指数为 0.155，P 值小于 0.01，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特色小镇的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

4.2 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局部空间相关性

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高一高聚类区主要集中在杭绍湖部分市辖区以及诸暨、安吉、桐庐等县市，这些区域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皆较高，两者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低一低聚类区主要集中在南部金衢丽温的大片区域，包括永嘉、青田、武义、龙游等县市，这些区域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都较低，两者之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相互阻碍作用。高一低聚类区散布于乐清、平阳、常山等县市，其特色小镇数量相对较多，但是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低。低一高聚类区集中在杭嘉绍地区的下城、拱墅、南湖、越城、上虞等市辖区，这些区域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高，但是特色小镇数量相对较少，城乡融合发展对特色小镇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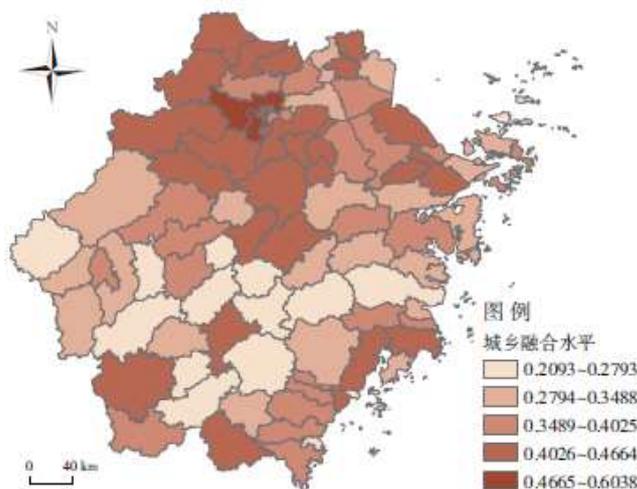


图 6 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图

4.3 不同类型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一致性

对比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可以发现综合型、历史文化型和农旅融合型特色小镇的分布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有较高的吻合度和匹配度（图 7）。主要原因在于，综合型特色小镇往往集聚多种主导功能，具有极强的城乡区域要素转换和资源整合能力，在密切城乡联系、完善城乡协作、强化城乡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进而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历史文化型特色小镇往往以古城镇、古村落为主要载体，此类型小镇的营建需要城市资本、技术、管理手段的进入，为乡村带来了紧缺的发展要素，并加强了城乡多方面交流与协作；农旅融合型特色小镇多以农业资源或乡村景观为基础，发展现代化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其市场群体主要是城市居民，所以此类型特色小镇的发展可以有效吸引城市消费，进而带来城乡市场对接和结构重整，同时对城乡文化交流和城乡公共服务等价值提升具有重要驱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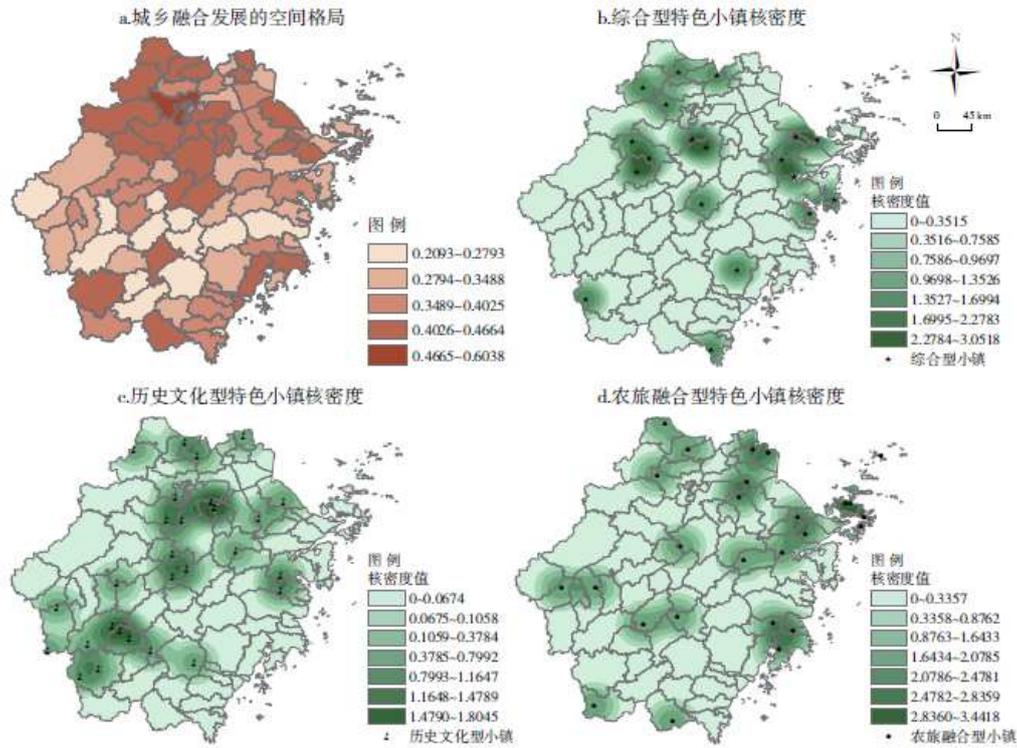


图7 浙江省城乡融合水平与三种典型特色小镇的空间对比示意图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城乡地域系统等理论，探讨了新时代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机理，并以浙江省 90 个县级单元和 279 个特色小镇样本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分析、均方差决策、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两者的空间关系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①新时代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要素转换融合、设施沟通融合、产业重组融合、政策衔接融合、文化交互融合 5 个方面的空间关系机理。特色小镇的生长存在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和自上而下的传导整合机制，这两种机制进而推动其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由点及面”的空间联通路径的形成，最终实现城乡空间的重构与融合。

②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属于集聚型，且集聚密度具有层级性，在杭州城区及周围形成了一个高密度集聚区，在嘉兴、宁波、温州形成了三个次级集聚区，在台绍金衢地区形成了一条集聚带。此外，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还呈现出北部县级单元多南部县级单元少的格局。

③浙江省城乡融合较高水平区主要集中于杭州市市辖区及其周边地区，围绕着较高水平区形成了一个中高水平的环形分布区，中等水平和中低水平区分布较为分散，低水平区主要分布于省域南部，呈条带状分布态势。

④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其中，高一高聚类区主要集中在杭绍湖的部分市辖区，低一低聚类区主要集中在金衢丽温的大片区域，高一低聚类区分布较为分散，低一高聚类区则集中在杭嘉绍地区的部分市辖区。

此外,不同类型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的空间关联性存在差异,综合型、历史文化型和农旅融合型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高的空间吻合度和联系性。

5.2 讨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知,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两者的发展目前还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西部、南部广大县域的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北部的杭嘉湖及东部的温台甬地区仍有较大差距。此外,除综合型、历史文化型和农旅融合型三类小镇外,其他类型的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的空间吻合性还不高,说明这些类型的特色小镇其产业经济带动力还不明显,对城乡要素交换、设施升级、技术扩散等的推动作用还不强。因此,为进一步推动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互促互进、协同共生,进而推动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本文从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关系机理出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强化特色小镇和城乡地域特色产业体系构建,依托特色资源要素,科学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提升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第二,加快设施服务等值提升,着力推进乡村地区特色小镇的设施与服务建设,以此为抓手推进乡村设施和服务的升级完善。第三,促进溢出效应有效释放,积极发挥都市圈和大城市的扩散溢出效应,增强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加强特色小镇集群化发展,推动更多的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形成高高集聚。第四,推动特色小镇向乡村延伸,加强乡村地区文化、生态、农业等特色资源禀赋的发掘与开发,进一步推进技术服务、金融支持、创意设计下乡行动,着力推动多种类型特色小镇向乡村地区延伸。第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将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和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机制有机结合,完善特色小镇的支持和引导政策,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不相适应的二元体制及政策,构建协调高效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

特色小镇建设是国家优化城乡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城乡空间重构和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其在“产业生态位”的基础上将推动“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乡发展模式^[36]。但是现有研究较少从空间角度探讨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的关系,更缺少定量化的分析。本文从空间关系视角出发,对新时代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解析,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定量实证研究,揭示了两者在空间上的关系机理和现实特征,为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受特色小镇发展的具体统计数据以及现有城乡发展指标的可用数据的限制,本文对特色小镇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算可能不够精确。未来将尝试进行广泛的调查,搜集更加详细的特色小镇数据资料,如产值、企业数、创新性、可达性等,并进一步探索多元化城乡发展指标数据的挖掘和获取,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而更加深入地研究特色小镇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现实关系。

参考文献:

- [1]叶超,于洁. 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28-534.
- [2]谢宏,李颖灏,韦有义. 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 2018, 38(8): 1283-1291.
- [3]王博雅,张车伟,蔡翼飞. 特色小镇的定位与功能再认识——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 140-147.
- [4]陆佩,章锦河,王昶,等. 中国特色小镇的类型划分与空间分布特征[J]. 经济地理, 2020, 40(3): 52-62.
- [5]宁志中,张琦.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J]. 地理研究, 2020, 39(10): 2201-2213.

-
- [6]罗震东,何鹤鸣.全球城市区域中的小城镇发展特征与趋势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J].城市规划,2013,37(1):9-16.
- [7]武前波,徐伟.新时期传统小城镇向特色小镇转型的理论逻辑[J].经济地理,2018,38(2):82-89.
- [8]Seaton A V.Book towns as tourism developments in peripheral area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1999,1(5):389-399.
- [9]Salmona P,Verardi D.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 of Portofino,Italy:A difficult balance[J].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2001,44(1):39-60.
- [10]Carlos C.An emerging tourism planning paradigm?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own and tourism plan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01(3):425-44.
- [11]Garrod B.A snapshot into the past:The utility of volunteer-employed photography in planning and managing heritage tourism[J].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2007,2(1):14-35.
- [12]Peredo,Ana M,James J C.Toward to a theory of 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2):309-328.
- [13]Ramshaw G.Sport,heritage,and tourism[J].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2014,11(9):191-196.
- [14]Sánchez-Sánchez R,Fortes-Garrido J C,Bolívar J P.Character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noise pollution in a tourist coastal town with an adjacent nature reserve[J].Applied Acoustics,2015,95:70-76.
- [15]Cristina N A,Cristi F.The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risks impacting on the locals and on tourist activities in the town of Sulina[J].Scientific Annals of the Danube Delta Institute,2019,24:205-214.
- [16]盛世豪,张伟明.特色小镇: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J].浙江社会科学,2016,19(3):36-38.
- [17]华芳,陆建城.杭州特色小镇群体特征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7(3):78-84.
- [18]厉新建,傅林峰,时姗姗,等.旅游特色小镇的内生发展与路径[J].旅游学刊,2018,33(6):7-9.
- [19]付晓东,蒋雅伟.基于根植性视角的我国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探讨[J].中国软科学,2017(8):102-111.
- [20]陈晓刚,王苏宇,张元富.客家特色小镇的乡土文化及其景观建设路径探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11):130-134.
- [21]李敢.舒适物理论视角下莫干特色小镇建设解析——一个消费社会学视角[J].城市规划,2017,41(3):61-66.
- [22]何国华.基于旅游市场需求谈旅游特色小镇规划[J].旅游研究,2017,9(1):6-8.
- [23]王兆峰,刘庆芳.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20,40(3):419-427.

-
- [24] 武前波, 陈晓旭, 胡晓辉. 创新驱动下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与类型划分研究——以杭州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5):60-69.
- [25]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 地理研究, 2018, 37(11):2127-2140.
- [26] 张超, 杨秉赓. 计量地理学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27] 马仁锋, 周小靖, 李倩. 长江三角洲地区特色小镇地域类型及其适应性营造路径[J]. 地理科学, 2019, 39(6):912-919.
- [28] 李婷婷, 龙花楼.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531-541.
- [29] 张海朋, 何仁伟, 李光勤, 等. 大都市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环首都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1):56-67.
- [30] 曾刚, 胡森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J]. 经济地理, 2021, 41(10):42-48, 69.
- [31] 徐冬, 黄震方, 黄睿.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雾霾对中国城市旅游流影响的空间效应[J]. 地理学报, 2019, 74(4):814-830.
- [32] Liu Y S, Lu S S, Chen Y F.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factor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32):320-330.
- [33] 周佳宁, 毕雪昊, 邹伟.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8):1881-1896.
- [34] 杨志恒.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内涵与机制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9, 35(4):111-116.
- [35] 李国英. 构建都市圈时代“核心城市+特色小镇”的发展新格局[J]. 区域经济评论, 2019(6):117-125.